

MYSTERY

异小说
书系

E

藏地 异档案

Special Archive

飞花作品
The works of Feihua



藏地 异档案

Special
Archive
飞花作品
The works of Feihua

© 飞花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藏地异档案/飞花著.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9.5
(2009.7重印)

ISBN 978-7-80759-891-6

I. 藏… II. 飞…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072404号

出版发行: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字 数: 290千字

印 张: 10

出版时间: 2009年6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09年7月第2次印刷

责任编辑: 胡 利

特约编辑: 赵海萍

封面设计: 居 居

ISBN 978-7-80759-891-6

定 价: 25.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442

邮购热线: 024-23284454

传 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_tougao@163.com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Contents

211	107	001
创世纪	陀罗银眼之谜	唐卡记

唐卡记
Tangka Ji

Mysterious Archive 1



一幅神秘的唐卡

自从结束了海外帮会的活动后，我便居住在密西西比河上游的一个城市中。这个城市并不十分大，在美国只能算是中等城市，但民风淳朴，生活安逸，对于一个退出江湖的人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华人甚少，我便不用担心会有人认出我来。

离开那样血雨腥风的日子，能过上这样的生活，也是我始料不及的，但我这人最能随遇而安，平静的生活也使我觉得十分享受。

十月间，本城举行了一次隆重的中国文化展，其中还有我感兴趣的西藏展品，据说有很多是难得一见的珍品。我在本城的生活，本来便是闲极无聊，各种展览会、音乐会，乃至至于大学里的学术研讨会都是一叫便到，有这种机会，我自然是不会放过。

那一天是展览会的开幕仪式，观看展览的人十分之多，我刻意避开了上午开幕式的高峰时期，在中午时分到达展馆。这时第一批人已经退去，第二批人还未上来，但仍然有许多人三三两两地在各种器皿、饰品、雕塑、唐卡前流连。

我从展厅里走过，听一个老年藏人唱了一会儿西藏史诗，然后又到一个礼堂里看了一会儿僧侣念经。

随后踱到一个唐卡的展厅。

唐卡是一种西藏独特的艺术形式，一般是以丝绢作为画纸，用一些特制的颜料绘制图案，那些颜料提取自矿物和植物，再按比例加上一些动物胶及牛胆汁，这样绘出来的图案可以千年不褪色。

许多唐卡上还饰以金粉珍珠等物，因此唐卡一般都价值极高，而展览会上所精选的唐卡更因为年代久远，绘制精美，可称为无价之宝。

我一幅一幅地浏览，见到一个美国人十分认真地拿着一个小本子仔细地唐卡上的文字都抄录了下来。我不经意地从他身边走过，看见

他聚精会神地盯着一幅唐卡，念念有词地说：“这一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我便抬头看了那唐卡一眼，见唐卡上写着几个藏文，正是克里湿那神的意思，我当时便将意思转述给他。

我那样做，完全是不经意的，我想这个美国人一定是对东方文化十分着迷，因此才会对这些唐卡上的文字感兴趣。

那美国人听我这样说，却忽然喜形于色，他说：“你懂藏文？”

我点了点头。

他立刻自我介绍：“我叫约翰·史密施，对于东方艺术十分爱好。”

我也很客气地告诉他我的名字，他似乎对于我懂藏文这件事十分欢喜，很直接地说，他收藏了一幅唐卡，上面有几个藏文看不明白，问我是否可以解释给他听。

这原本没什么不可以，但由于我曾经是江湖人的原因，对于一切陌生人都自然而然地有戒心，便很客气地说，我恐怕没有时间到他的府上拜访，而本城藏人很多，他完全可以去询问一个藏人。

他听了以后却似乎有些着急，连忙对我说：“我曾经问过几个藏人，但奇怪的是，他们并不认识藏文。”

我愣了愣，忽然想到目前生活在美国的藏人基本都是海外出生的，不要说是藏文，连藏语都听不太懂，也难怪这个约翰问不出那些藏文写的是是什么。

那时候我沉吟不语，他便很紧张地盯着我，一再说他可以把那幅唐卡拿到我的家中，只有几个字，请我看一下告诉他是什么意思便可。

我看出他的神色十分紧张，便问他：“这几个字很重要吗？”

他点了点头，然后看了一下四周，问我可否与他到无人处交谈。

我看他这样的神情有些鬼头鬼脑，心里不由得警惕起来。

我说：“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吧！”

我这样说的时候语气已经十分不客气了，他似乎有些尴尬，抱歉地冲我笑了笑，然后说：“我刚刚从某国回来，这幅唐卡便是得自那里。”

他这几句话是十分小声说出来的，我却吃了一惊，我又上下打量了

他一番，这是一个十分普通的美国人，穿着黑色的西装，打着暗红的领带，脸上的表情严谨而认真。我说：“还没有请教高就？”

他笑了笑，不置可否，只淡淡地说：“前些时，我因事到某国的北部，因此才会有机会得到这幅唐卡。”

最近的时期正值美国对该国采取了一些军事行动，在这个时期到达该国的美国人，我不得不对他的背景产生一些怀疑。

他似乎看出了我眼中的戒备，他又解释说：“我想向先生请教的事情，只与这幅唐卡有关，因为得到这幅唐卡是在一种十分奇怪的情况之下，除此之外，绝不会再麻烦先生。”

他这样说的时侯，语气十分恳切，而且他的目光中所流露出的表情也是诚恳之至，我犹豫了一下，他说：“也许先生先听了得到这幅唐卡的经历后，便有兴趣看一看这几个字了。”

我迟疑了一会儿，先听一听也无妨，他又不能逼我去看那幅画。

然后我们便到展览馆的咖啡厅中，在一个角落里落座后，他向我讲起了得到这幅唐卡的经历。

以下内容都是他的叙述。

“我因事到达该国北部，那里与印度交界，是游击队的势力范围。”他看了我一眼，我点了点头，表示对于他为了何事去该国并不感兴趣。

他似乎很感激我的善解人意，继续说下去，“我到达那里的时候已经是午夜时分，由于连年战争的原因，那地方一片荒芜，仿佛几百里都没有人烟。我是乘着一辆越野车到那里的，那是游击队的一个村子，只有几间土房，守卫却十分森严。”

听到这里我已经有些不耐烦，对于该国的一切事情我并不感兴趣，那都是与政治有关，我原本江湖走得长远，实在不愿与官府有任何瓜葛。用到官府这个词，似乎就会让人想起武侠小说里的开封府，但在我们江湖人看来，几百年如一日，不管换了什么，官府还是官府。

他似乎也看出了我的不耐烦，便立刻转入了正题——

那一天我刚宿下不久，忽然听见外面有士兵大声吆喝的声音，然后又听到了几声枪响，在那样的深夜，枪声是十分惊人的。我吃了一惊，以为是敌军来袭，连忙起身走到门口。

黑暗中几个该国游击队员跑了上去，然后便是大声呼喝的声音，我无法听懂他们在说什么，这时我的翻译跑过来对我说，没事了，是几个藏人，已经把他们抓起来了。

我知道那个地方离雪山的西藏很近，但从西藏到这里却要翻越海拔五千米以上的山脉，因此虽然这里与西藏近在咫尺，但却不会有迷路的藏人出现在这里。

我觉得这些藏人出现得蹊跷，便决定去看一看。

那时候这个村子的长官也正在审问这些藏人，但显然言语不通。一共有五个藏人，都是男子，满面风尘，看不出来年纪。

那些藏人见我进来，其中一个领头的人使用结结巴巴的英文对我说：“这是哪里？”

这些藏人对该国语言一窍不通，却学过一些英文，我回答他们：“这里是某国北部。”

那几个藏人大吃一惊，他们问：“怎么这里不是印度？”

我点了点头：“你们走错路了，这里不是印度。”

这时那个翻译已经将我们说的话翻译成了该国语，我对那个村的长官说：“这几个藏人显然是走错路了，把他们放了吧？”

那个长官若有所思地想了一会儿，却断然说：“不行，不能放。”

我愣了愣，他说：“谁知道这些人是不是伪政府派来的？”他这样说的时候便翻译成英文。那几个藏人显然也听懂了，他们神态十分惶恐，立刻用英文说：“我们不是伪政府派来的，我们刚从西藏来，我们是想到印度去的。”

翻译便又翻成了该国语，但那个长官却固执地说：“这个时候，谁也不能相信。”

然后他便下令将这几个藏人处死。

我那时虽然觉得随便杀人是不对的，但由于我是客人的身份，不便过多干涉人家的事情，虽然听见那几个藏人一直苦苦地哀求，却也无能为力。

他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由冷冷地“哼”了一声，他似乎也知道他没有据理力争是不对的，脸上红了红，然后小心翼翼地看我说：“我当时只有一个人，不得不为自己的安全考虑。”

我笑了笑，毫不掩饰自己的嘲讽之意：“另外，死几个藏人毕竟是小事，可不能因此破坏你们双方的交情。”

他便脸更红了，咳嗽一声继续说道——

几个士兵在处死藏人以前仔细地搜查了他们全身，在那个似乎是头领的藏人身上找到了一幅五彩斑斓的画，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那叫做唐卡，除此之外，只有一些干粮，再也没什么东西了。

他们随便把那幅画扔到墙角，并不介意，我那时一直盯着那几个藏人，忽然发现他们的神情都十分严肃地看着那幅画，并且互相用藏语低声交谈着。

他们应该已经知道死亡是无法避免的了，但奇怪的是他们并不害怕，却对那幅画十分关心。我便把那幅画拿起来，仔细翻看，但看来看去，那也只是一幅很普通的画。我这样做的时候，那些藏人都紧张地看着我，让我更加对这幅画留意。

士兵们为了节省子弹，并没有用枪杀死他们，却采取了更加残忍的方法，将他们绞死。

那些尸体挂在绞架上一天，到第二天傍晚的时候被人放了下来，随随便便地挖了个坑掩埋了。

他说到这里顿了顿，脸上忽然露出了一种奇怪的神情。

我瞥了他一眼，淡淡地说：“因此你便得到了这幅唐卡？”

他犹豫了一下，忽然说：“一个人，会不会死而复生？”

我愣了愣，这个时候他忽然说这么一句话似乎有些突兀，我说：“你说什么？”

他很认真地看着我，“一个人，会不会死而复生？”

他又重复了一遍，而且一个字也没有改。

我想了想，本来我不必回答，但他当时脸上的表情实在是太认真了，我便说：“死而复生的例子有许多，有一些病人，医生本来以为他们死了，但他们并没有死，过了一些时候又活回来了。”

他点了点头，“那是假死状态，事实上，他们并不是真的死了，只是心脏忽然停止了跳动，但在抢救之下，又可以活回来，那其实并不是死亡。”

我点头表示赞同。他若有所思地看着我，脸上的表情奇怪已极，不

仅奇怪，而且可以说是惊骇的，“但一个人如果被绞架吊了一天，又被埋在土里半天，还能活回来，那说明什么？”

我吃了一惊，说：“你说什么？”

他想了想说：“我还是继续说下去，要不然，你不太能听明白。”

我点了点头，催促他说得快一点。

那一天半夜，可能是由于环境十分恶劣无法适应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白天看见有人被绞死的原因，我无法入睡，便独自到外面走走。那一天夜晚月亮十分好，虽然这地方晚上没有灯火，但月亮却把外面照得十分明亮。

可能是因为心里有所愧疚的原因，我信步走到了埋葬那几个藏人的地方。那是在屋后的一片旷野之中，我站在一颗大树下面，远远地看着那一点点凸起的地方，这几个藏人死后，他们的亲人一定不知道他们死了，这个世界上永远都不会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我这样想着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件事，刚看见这件事的时候，我由于太吃惊只能目瞪口呆地呆立在那里，一开始我以为我眼花了，但我重重地咬了手指一口，手指很疼，我并没有眼花。

他说到这里，我已经不耐烦地咳嗽了一声，这人还真懂得说话的艺术，一直在卖关子。

他勉强笑了笑，脸色看起来有些青白，他说：“现在我想起来还是怕得要命。我当时看见一只手正在从那个坟里伸出来。”

我心里一凛，这种情景听起来果然让人毛骨悚然。他继续说：“那只手伸出来后又伸出来一只手，这两只手便在扒着泥土，过了一会儿那坟上的泥土被扒开了，一个人慢慢地从坟里爬了出来。”

“那个人，我不知道他是人还是鬼，全身是泥土，但依然可以看出来正是那几个藏人中的首领，他本来应该已经吊死了，但为什么还能从坟里爬出来？难道是尸变吗？”

他说到这里脸上惊骇的神情更甚，他说：“我听说过吸血僵尸的故事，他们一定是在月圆的夜晚出来，那一天晚上月亮很圆，我想正是吸血僵尸出现的日子。”

我打了个手势说：“你看见他是走还是跳？”

他想了想，“是走，他一直在走，就像一个正常人一样。”

我点了点头，“你继续讲下去。”

他也点了点头，镇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接着说——

我是站在大树的阴影下，他便没有看见我，然后我看见他走进了那些屋子，我想他一定是去找什么东西，很可能是那幅唐卡，但他却不知道，那幅唐卡并不在屋子里，我因为一直拿着那幅唐卡在看，所以走出来的时候也随手拿在手中，那幅唐卡其实当时正在我的手上。

我当时可能是吓得太厉害了，一直站着没动，那人一间一间屋子地找，后来终于惊动了一个士兵，那个士兵大声地喝问，他吓了一跳，便落荒而逃，我看着他跑，他的动作十分敏捷，一下子便跑出很远，消失在旷野中。

到了那时我才能移动脚步回到屋子里来，并把我看见的情况告诉了那些士兵，他们起初不信，后来掘开了那个墓，发现果然少了一具尸体，才开始惊慌了起来。那一夜，一直守卫森严，我也一直没有入睡。第二天一早，我便离开了那里，因为我只是送一些资料去，所以事情结束了，我便立刻回国了。

他说完了以后，我仔细地想了想，然后说：“你看见的并不是尸变。”

他愣了愣说：“不是尸变是什么？”

我说：“在印度有一种功夫叫做瑜伽，可以将人埋在土中几日几夜不死。这种功夫是一种著名的宗教功夫，如今在印度已经失传，但在西藏仍然在高级僧侣中流传着，一些修为很高的瑜伽师能够控制自己，不呼吸而存活。”

他认真地听我说，然后问：“你的意思我遇到了一个瑜伽师。”

我说：“很可能是这样，瑜伽是东方民族的不传秘技，能将瑜伽修炼到这个地步的人一定是一个修为很高的僧侣，而不应该只是一个普通的藏人。但一个修为很高的僧侣，必然在西藏是十分有地位的，如何会出现在那里呢？”

他听着我说，然后回答说：“他们只是走错了路，他们是去印度的。”

我点了点头，目前只能认为是这样了，去印度却走到了那里，真有点南辕北辙的味道，因为那个地方已经是西藏的最北部，而印度其实是

在西藏的南方。

他讲完了这个故事后就十分殷切地看着我，显然是十分希望我能去看那幅唐卡。我对于他的身份已经有了一些了解，本来是极不希望与他这样身份的人有任何瓜葛的，但他当时的目光十分之诚恳，甚至带着一些哀求的味道。

我便点了点头说：“我可以去看你的唐卡，告诉你上面的藏语写什么，但除此之外，我不想再对此事有任何介入。”

他立刻松了一口气，脸上露出十分喜悦的神情。其实我之所以愿意去看那幅唐卡，也是因为听说这个僧侣居然精通瑜伽术，对于这种武功我心仪很久，却始终没有机会接触，因此也便对这个僧侣如此重视的唐卡有了一丝好奇。

我们立刻便离开了展览厅，他开的车子是一辆当年最新型保时捷跑车，由此可知，此人的经济条件一定是十分不错的。

我自己的车子却是极不起眼，甚至有一些破旧，但这辆车是经过特殊设计的，其中妙用无穷。

我们一起驱车到他的家里，他家坐落在城南的一个小湖边上，是三层的小楼，白色的墙壁，门前的草地上种着两棵极高大的杨树。

这样的房子在本城极为普通，多数的美国家庭都是居住在这样的房子里。

将我让入客厅后，他便立刻去拿那幅唐卡。我大略打量了一下客厅的摆设，其中有许多是来自东方的艺术品，说明主人对于东方文化的爱好。

过了一会儿，他便捧着一只锦盒走了出来，从他对这只锦盒的珍惜程度可以看出来这里面放的一定是那幅唐卡。

他打开那个锦盒的时候，我随口问了一句，“你是一个人居住吗？”

他点了点头，我当时愣了一下，却并没有说什么。我为什么会愣了一下，因为我注意到客厅的角落里靠近阳台的地方有一个小茶几，茶几的两边各有一把太阳椅，而在那个茶几上放着一杯咖啡，正在冒着热气。

我是与他一起走进来的，他进来后便直接去拿那幅唐卡，因此绝对没有时间泡咖啡，而如果这咖啡是他走以前泡的，现在就不应该还在冒

着热气。

但我没有说什么，因为我知道他的身份，像他这样身份的人，一定有许多秘密是不愿意被别人知道的，因此我便没有继续问下去。

后来我才知道，我当时错了，错得有多么厉害。如果我当时不是犯了这个错误的话，也许以后的事情都会改变。

他展开那幅唐卡，我立刻凑上去看，那是一幅极普通的唐卡，甚至没有用金粉做装饰。唐卡上画着一座山，山顶是白色的，显然是一座雪峰，山前有一棵半枯半荣的大树，树旁是一条小河，而小河的对岸则是一座西藏式的房子，房顶的烟囱还在冒着袅袅的炊烟，在房子的前面站着一个藏族的小男孩。

这唐卡的画法并不高明，也不拙劣，怎么看都是一幅极其普通的唐卡，然而这个小男孩一画上去，整幅唐卡立刻就变了模样。古时有画龙点睛的传说，说是一个画家，画了龙以后，一点上眼睛，这条龙立刻就变成了真实的腾空而去，可见其画力的深厚。

整幅唐卡，本来一切都是平平无奇，然而这个藏族小男孩却画得异常传神，尤其是那种神情，脸上的神光似乎都在流动。

我一看到这个小男孩，眼光立刻被他吸引住，这男孩只是闲闲地站在房子的前面，闲闲地看着对面的雪山，然而这种悠闲的神采，便仿佛是真有一个孩子站在眼前一样。

约翰用手指了指唐卡，上面用藏文写了几个字，“本图复活，得见真神。”

这是什么意思？

我把这几个字翻译给约翰听，他也愣了愣，他说：“你确定是这个意思吗？”

我肯定地点了点头，虽然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是我却肯定这图上写的就是这几个字。

他从身上拿出笔记本，认真地把我的翻译给他的话抄了下来。

我们两个又仔细地研究了一会儿这幅唐卡，我忍不住赞叹道：“这小男孩画得可真好。”

约翰大点其头，他说：“照你翻译的意思，如果这个图能够复活的话，就可以见到真神了。”

我点了点头，他说：“图怎么能复活？我只听说过耶稣复活，难道图也可以复活吗？”

我想了想，“也许未必就是这个意思，可能这图上画的是一个地方，如果按照这图去找就可以见到真神。”

他思索了一会儿，也觉得这种可能性比较大一些，然后他又问我：“真神是指什么？”

我笑了笑，“多半是指一位修行很高的僧侣，在西藏这种高僧很多、大多有灵异之处，可能这图上画的就是一位高僧的居住地。”

他愣愣地听着，有些不甘心地说：“如果只是一位高僧的居住地，那位僧侣又何必那么在意？”

他说得极有道理，可是对于这件事我却不愿意想得再多了，我本来就不想与他这种身份的人打交道。我站起身，露出要告辞的姿态，他便也站起身来送我，在门口的时候，我对他说：“这图里的建筑是很典型的非游牧藏人的建筑，如果你有缘到西藏去，倒是可以设法依图找一找这个地方。”

他听了以后立刻喜形于色，说：“对，我怎么没想到？”

我笑了笑，径自开车而去，在转过街角的时候，我还看见他站在门口望着我的车子。

我回头打了个招呼，在转身时，看见一个女子站在街角边，我目光从这女子身上一掠而过，这是一个穿着风衣、戴帽子的女子，还戴着一副大墨镜，虽然现在已经是十月天气，我住的是纬度很高的一个地方，气候已经有些寒冷，但穿成这样，还是让人觉得有点突兀。

我的眼睛从她的身上一掠而过，虽然觉得突兀也并没有放在心上。

我家是住在城东的一个湖边，本城素有千湖之城的美称，大多数美国家庭都选择湖边的环境居住。我自从结束了海外帮会的事务后也在湖边买了一所小房子，这房子只有两层楼，白墙黑柱，是日式的建筑。我买了这房子后，又进行了一些改造，虽然外观仍然是一座普通的房子，但实际上所具有的防御功能已经远远地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目前这房子里只住着我和十三岁的小秦。

小秦年幼时是一个孤儿，被帮会所开设的孤儿院收养，自小就接受

了各种严格的训练。自我解散帮会后，连这些孤儿院中的孤儿也一起解散，每人都发给了钱财让他们自谋生路。这些孩子虽然小，却个个都有突出的技能，我听说他们在解散后并不愿意离去，而是自己又聚在一起成立了一个新的帮派。但这些都与我无关了，我这人生性疏懒，本来就对于帮会的事情十分厌倦，又由于曾经发生了一件事情，使我十分伤心失望，因此，才下定决心解散这个有数百年历史，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叱咤风云的帮派。

但小秦却执意不肯离开我，这个孩子所表现的决心和坚定实在令我吃惊，在我处理完所有事务后，他便寸步不离地跟着我，无论我到哪里他都会忽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也曾经用过许多方法试图摆脱他，但他从小所接受的训练使他年纪轻轻便成为一个十分优秀的跟踪者，即使是我，在不用武力的情况下，竟然也无法摆脱他。

无奈之下，我只好带着他一起来到了本城。

如今这孩子照顾我的饮食起居，他虽然只是一个孩子，却比许多大人都要强得多，做事有条不紊，分析事情十分有见地，我从来不愿将他当作一个小孩子来看待。

回到书房后，我立刻看到电脑屏幕在闪烁，传真机上也有了一份新的传真。

我先拿起传真，是从西南分舵来的。

本来自从我的父亲到美国以后，海外帮会便已经同大陆的分开，虽然名义上仍然遥奉我的父亲为尊主，其实已经自治许久了。

传真的内容是说他们的分舵主忽然逝世，请我无论如何去参加追悼会。我看了一下，沉思了一会儿，西南分舵的舵主名叫李为国，表面上是一个本分的商人，连名字都起得十分木讷，但事实上却是一个十分能干的人。

我在西藏生活的日子曾经与他有过接触，知道他今年只有四十五岁左右，健康状况也良好，应该不会是因病而去世的。

传真上并没有写他的死因，但我仍然推测他很可能是因为江湖仇杀而死。我相离开江湖，却总是没有办法真正完全摆脱江湖与我的瓜葛，这份传真就是一个例子。